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

第四回 于御史割席拒狂生 點娘兒登輪追蕩子

話說康有為欲謁見于成各，志在巴結他為將來利用之計。不意為于成各所拒，就說了「張良未報韓，破產不為家」二句而去。那時于成各在裡面聽得門丁與康有為對答許多話，便傳門丁進去，問他與康有為說什麼話？門丁只得以直對。于成各把「張良未報韓，破產不為家」二語，細味一回，覺得張良在博浪錘秦始皇，係因韓國已亡，然後欲置秦始皇於死地為報仇之計。及後佐漢高祖滅秦，亦始終為韓報仇。今康有為以張良自命，且以張良報仇自許，縱然破產亦不為家計，試想康有為今日要報什麼仇呢？想來定然是要報滿洲滅明之仇，便是一個革命黨人。只是他熱心科名，既巴結上一名舉人，又想巴結一個進士，以得做官為幸，看來又不像做革命排滿的，真是鬼怪的很！大約故作驚奇之語，好為欺人之計。這人性情恍惚，休要著他的道兒。便囑咐門丁，如康有為再來請見，總之擋駕便是。門丁說聲「理會得」，下去了。不多時，又轉進來，向于成各遞上一封書，並道是方才交到的，那帶書人並不說從哪裡送來，擲下就去了。于成各見得奇異，忙拆開一看，卻是康有為寄來的，那書道：

僕竊聞周公一沐而三握髮，一飯而三吐哺，其愛士如此。夫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猶且不可。況足下之賢未必能及周公，而僕以詩御固負人望，乃親叩臺階，既弗蒙納。又復以傲慢加之，賢者固如是乎？侍御身居言路，方當折節下交。博採輿論，以驗朝廷之是非，而為進言之本，何遽輕量天下士耶？謹瀆片言，伏惟珍鑒。

即回了一書，即著門丁依來書住址送回康有為處。那書道：

僕誠無周公之才之美，故未嘗自命為賢者。但足下又不知何故，而足令人吐哺握髮也？足下以張良報韓自命，其志可嘉。僕愚魯，愧不能附驥，願足下勉成留侯報韓之業，幸甚！

康有為見于成各如此回復，又再致書成各，成各接著，看了書面，早認得是康有為墨跡。本待拆看，猛然想起此人前來見我，我已拒他，今頻頻以書來往，必欲借此與吾書信往還，為入手相識之計。且他注意與我相識，其中必有個原故，我怎好中他計？便把來書撕了，隨囑門丁道：「如此後姓康的仍有書信交來，立即發回，休要接他。」門丁自不敢違意。那康有為果見于成各這回沒有回覆，覺無從入手，正要再想他法。又見留滬多天，與學生同處，實有不便。只托稱日內要等候與人相會，先打發學生梁啟超、林纘統回去。康有為自此獨留滬上，比從前較為方便，差不多天天尋花，夜夜問柳。因中學時，拜客謁祖的人息還未用盡，儘夠揮霍，便流連不止。還虧在花天酒地互相引誘，也多識了幾人。

恰由朋友筵中介紹，得與廣東一位富商徐義之相識。那日姓徐的因于成各將次起程入京，正擺宴請成各，藉作餞行，適又並請康有為赴席。康有為看了知單，見有于成各名字，自忻然前往。惟于成各見有康有為名字，本不欲往，惟不好卻姓徐之意，只得勉強赴席，惟立念不與康有為交談而已。果然到時，賓客滿座，于、康兩人向未嘗見面，本不認識。那康有為卻每人倒與通過姓名，恰問到于成各，卻笑道：「原來足下就是于侍御，渴望久了，今日卻得相會，實出於意外。」于成各見他如此，也不多說，只順口道一聲是。康有為又道：「足下要幾時進京呢？」于成各又順答道：「未定。」康有為又道：「想是日間去了。」成各只略點首。康有為又道：「小弟也拜會足下，雖不曾謀面，只于書函中也曾領教過來。」于成各見他越說越明，就說一聲：「實有簡慢，對不住，對不住。」康有為又欲開言，于成各見他糾纏自己來談，已分厭氣，即借意向徐義之周旋，明明是撇開康有為了。

那康有為卻不理會，又欲起身隨著各談天，忽座中一位朋友是曾嗣卿，卻上前挽住康有為道：「弟見于侍御很大模大樣，何苦與他多談？」康有為道：「足下哪裡知得？弟曾往見他，卻被他怠慢了我，我今見他，正要與他多談幾句呢。」曾嗣卿道：「這又何苦呢？怕說得多時，反討沒趣，豈不更失臉面！」康有為道：「足下又來了，我本要結識他是有點子用意的。」嗣卿道：「只怕足下要識他，他卻不識你，卻又怎好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哪裡說？不是小弟誇口，我憑這三寸不爛之舌，若能與人會談，沒一個不能說轉的。比如聰明的我也贊美他，愚魯的我也教訓他，就沒一個不中計的。」嗣卿道：「難道足下專靠口舌做人麼？」康有為道：「虧足下還不知近日世故人情。大凡人生求名博利，第一是講文字，第二是講口舌。不能遠及的以文字動之，文字不能移動的以口舌說之，就沒有不得的。」曾嗣卿聽了，覺俗語說「未知心裡事，但聽口中言」，像康有為所言，立心實在太險了。想到此層，便不欲與他再說。

那時康有為又注意在于成各。那于成各亦知其意，故意與別的朋友談天，不願康有為攪入來說。康有為沒奈何，就在座上對別人發起議論：一說中國積弱的原因。二說中國政體的腐敗。三說歐美今如何強盛。四說時局要如何變通。不管合與不合，又不管別人聽與不聽，惟滔滔不絕，志在把些政治言論打動于成各來聽。奈于成各視他如見肺肝，任他說得天花亂墜，總如充耳不聞。康有為幾乎舌敝唇焦，連喉也涸了，于成各總是不理。在康有為之意，志在成各，如項莊舞劍，志在沛公。今見成各動也不動，已自愧悔。那曾嗣卿自聽康有為之語，又把來悄悄向各人遍述了，因此各人反覺康有為實在討厭。更付道：他且欲結識一個五品御史，就費如此苦心。可知從前說要做聖賢，及說不要求取科名的，統通是假了。當下各人這般想，已見康有為寂然無聲。

不多時，各妓俱到，連康有為所呢的花小寶也來了。康有為即接著與溫存一會。只見各妓紛紛應酬，康有為也忘卻方才所發的議論。那全副精神又注在各妓，那個好顏色，那個好態度，評頭品足，少不免要亂哦幾句詩出來了。各妓有向他請道尊姓的，那康有為道：「我離家便是太原公子，歸家便是南海聖人，我自姓康，你不聽得康南海姓字麼？」時妓中有名花鳳林的笑道：「你是康南海嗎？廣東還有個李北海，你識得他沒有？」有為道：「我哪裡識得他！他只是個強盜。」鳳林又道：「方今強盜還多哩。但老爺說是南海姓康的，又說太原公子，那太原便是姓王了。」康有為方欲再言，那花小寶又插口道：「古稱東海有聖人，今南海亦有聖人麼？」花鳳林道：「南海還有洪聖大王呢！」那兩妓幾句談話，弄得康有為無言可答。花小寶徐徐又道：「你若要聖人，就不該自稱。往時孔子也沒有稱自己係聖人，即子貢頌他，亦不過謂縱之將聖而已。你沒來由自己稱許做什麼？」康有為聽了，不覺滿面通紅。小寶、鳳林也恐康有為不好意思，便略與說些別的話。少時入席，席間都是說些應酬話，那康有為亦不像方才的怪謬。只是于成各處處覷定他，遇著康有為將對著他說話時，他惟有俯首不做聲，自旁觀曾嗣卿等看來，倒覺可笑。

及席散之後，各自散去，康有為也隨著花小寶回寓裡來。那娘兒們接著喚了幾聲姐夫，康有為不勝之喜。娘兒們打過洗臉水，倒過茶來，康有為洗臉後，喝兩口茶。看看那娘兒卻有幾分姿色，真是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。康有為一時心癢，先猶說幾句戲謔說話，隨後不免動手動足。娘兒細說道：「只管說話便是，休要動手動足，姑娘瞧兒卻不好看。」原來上海娼界中，凡使喚的僕婦喚做娘兒，那娘兒喚客人做姐夫，喚妓做姑娘。那康有為是慣於冶游之人，也統通知得。及聞娘兒之話，只道娘兒有意於他。不過防花小寶看見，因此口雖不言，仍不住手的戲弄。娘兒道：「老爺是個文雅的，怎地要纏人呢！」說時似無限情意，康有為便順口吟兩句道：

我是吞針老羅什，不妨醉倒碧霞杯。

吟罷，已見花小寶來對坐談天，康有為便撇了娘兒，接著與花小寶說話。小寶裝了幾袋煙，康有為捻著兩撇鬚子談天說地，對著小寶搬著無數話來。一來說自己是個舉人，二來說起自己在京如何闊綽，王公大臣如何相交，自己又有如何學問，今日時局自己應做如何大官。說得落花流水，志在博花小寶喜歡。不想那花小寶只有應，沒有答，半晌，小寶才道：「自古說日出萬言，必有一傷，老爺今晚說話多了，歇歇精神罷。」康有為方才無語。次早，康有為回去，娘兒要看他住址，也托稱要探康有為，就隨著康有為回寓到客棧裡。有為只道娘兒別有心事，他來反覺歡喜。到房子談了一會，娘兒見他舉動，乘勢巴結，索康有為借款。有為不好卻意，竟送了二三百金給他。真是奇遇，娘兒是個曉事的，自然懂得酬應康有為，好一會才去。自此康有為既戀著花小寶，又戀著那娘兒，那裡肯回廣東。

不想時日易過，錢財易盡。他只憑中學時賺得三幾千金，前已用去不少。那時客囊容易乾淨，想來滬上是不能久居的。但欠下花小寶的花酒賬已是不少，這番回去又要船費，如何是好？左思右想，定必向朋友借貸，料想放厚面皮，開口與友人借筆銀子，盡可應手。想罷，覺此計是不得不行的，不拘張三李四，甲乙丙丁，只托稱廣東匯單未到，問朋友借款。跑往幾處朋友，也借了五百金回來。本待結清花賬，買張船票要回廣東，不想色魔纏擾，忽然憶起花小寶及娘兒，又覺不忍便去。計起我還賬若干，還有百餘金多的。盡多留戀幾天，也不打緊，便再往花小寶處。豈知揮霍容易，又竭力趨承娘兒，有求必應。不過數天，又散了二百多金。回頭想來，這時花賬更多，更不足支給了。且朋友借貸又可一不可再的，自悔借得銀子時不及早回去。今時沒法，三□六著實走為上著。便支發了店錢，問幾時有船回廣東呢？店主人道：「明天是廣大輪船開行呢！」康有為便托了他購了船票，一面檢拾好行李。又恐娘兒到來，那夜仍硬著往花小寶處，絕不提及回粵的事。到次早回來，立刻喚店伙運行李到船上。店主道：「那船是下午始開行呢，因何去這般早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午後天氣熱呢，早去罷！」店主更不勉強，倒送他到船上去了。

誰想上海妓女，在內則與娘兒互相串弄人客，如喜歡自己，則自己賺他。如喜歡娘兒，則娘兒賺他。至於在外，又在客棧遍布耳目。凡那人是自己人客，就對客棧說知。若那客逃走時，即來自己處報告。康有為那裡得知，只道落了船，便當沒事。那日花小寶聞客棧伴役來說，康有為已買船票要去，小寶不料他許早落船，早飯後即使娘兒覷探他。大凡使娘兒覷探逃走的客，只托為探訪他，他盡不能逃去。及那娘兒到時，知道康有為已下船去了，娘兒急的跑到船上來找康有為。那康有為心中有事，雖當作沒事，亦防有人到來尋覓，自放妥行李在房子裡，即在船面張望。突然見了那娘兒下來，心中大驚，恐相見沒得可說，便沒命的奔跑。但船上有什麼地方可避？左走右走，忽然人急計生，望見船面之旁有杉板小舟吊起，便扶定船旁，跳在小舟之內。許多人看見，正不知他因甚麼原故。少時，那娘兒在船中尋過不見，便登船面來。同船的見了那娘兒裝束，料逃在小舟的為逃妓債起見，覺彼此同是廣東之人，不好聲張。旋見那娘兒覓了一會，左張右望，仍自不見，反疑他先運行李到船，自己卻躲在朋友處，亦未可定。尋覓不見，便登岸回去了。康有為在小舟之內，時正六七月天氣，被太陽曬得好不辛苦，又不知娘兒去了不曾，倒一直抬不起頭來。後來同船的見著不忍，便大聲道：「娘兒去了，小舟裡頭的人休再曬，快起來罷！」康有為一聽，雖是娘兒去了，但自己逃避花債，被人知道，好不羞恥。正是：

枉好冶游拖妓債，轉蒙羞恥惹人言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